

後現代狀況下的圖書資訊服務

賴 鼎 銘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圖書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unde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ing-Ming L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picts the chang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unde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and illustrat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postmodernity. Follow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s,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canons and the dig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unde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nd their impact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關鍵詞：後現代社會、新實用主義、知識數位化、
圖書資訊服務

壹、從現代到後現代

後現代這個概念是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等的產物，它出現於50年代至60年代間，產生鉅大的影響則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①就文化哲學而言，後現代主義綜合了新解釋學、接受美學、解構主義、西方馬克斯主義、女權主義等不同文化的思潮。②

後現代思潮是在反對現代主義的前提下被揭示出來的。所以，如果要真正了解後現代，必須先從什麼是現代主義開始。而如果要了解所謂的現

代主義，則必須由了解啟蒙運動開始。這個導源於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則是下列哲學與思想的總合：

(1)理性(reason)：相信人類具備理性主義者(如笛卡兒及巴斯噶)所提倡的理性；一種獨立於經驗以外，屬於內在但卻很清晰的思考過程。

(2)經驗主義(empiricism)：所有自然與社會世界的思考與知識，都是基於感官所經驗的事實。

(3)科學(science)：基於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發展出來的實驗方法所產生的科學知識，是人類知識拓展的關鍵。

(4)普遍性(universalism)：理性與科學可以應用到任何情況，而在任何情況這些原則則是永遠不變的。特別是科學所發展出來的一般性原則，可以主導所有宇宙的解釋，而且沒有任何例外。

(5)進步(progress)：可以應用科學與理性不斷改善人類的自然與社會情況，而最後更可以達到無限的快樂與福旨。

(6)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個人是所有知識與行動的起點，而且個人的理性不能被更高的權威所約制。換言之，社會是一群個人知識與行動的組合。

(7)容忍(tolerance)：宗教信仰縱然有所不同，道德水準容或有所差異，但所有人類都是生而平等的。其他種族與文明的信仰在先天上也不輸給歐系的基督教。

(8)自由(freedom)：反對傳統社會及封建時期對信仰、貿易、傳播、社會、性別、與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限制。

(9)人性的一致(uniformity of human nature)：相信人性的主要特質，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10)俗世主義(secularism)：極力反對傳統宗教的威權，強調俗世知識脫離宗教正統教派的控制。④

總結來說，啟蒙思想有以下二大特點：

(1)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宣揚理性與科學。啟蒙思想家為了打破宗教勢力對人民精神的長期統治，解除人民的愚昧，乃樹立了理性和科學的權威。對他們來說，理性是一切的尺度。他們認為經驗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驗能夠使我們認識自然，增長知識，破除迷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

(2)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啟蒙主義者企圖打倒扼殺自由思想，造成社會不平等和文化落後的封建專制制度。大力宣揚天賦人權，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⑤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啟蒙運動提倡理性、科學方法、與人類有能力使

自己及社會更趨完美。而它的來源則是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這個革命融合了Newton的科學發現，Descartes的理性思想，Bacon與Locke的經驗主義等^⑤。歸結言之，啟蒙運動的思想核心，乃是奠基於下列的三個前提：

(1)宇宙是由自然的力量所控制，而不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因而整個宇宙是可以被瞭解的。

(2)科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解答任何的疑難。

(3)人類可以透過教育而達到無限的進步。^⑥

前二點是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結果，第三點則是洛克認識論的精髓。洛克反對觀念來自先天的說法，他認為人類的心靈在出生時就像一塊白板，沒有刻上任何東西。直到人類開始以感官經驗事情，感受外在世界的物，觀念才慢慢累積。由這個說法出發，啟蒙運動的思想家認為環境決定一切；以此觀點來解釋，如果某些貴族比一般人表現好，並非他們遺傳任何特殊的知識能力，而是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與訓練。因此，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教育成貴族一樣。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人類往前不斷進步的潛力是沒有限制的。

現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其實是奠基於啟蒙運動的理想。Shera曾指出，將圖書館作為一個教育機構的觀念，論其根源，即是來自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⑦圖書館所蒐藏的內容、所推行的各種活動無非是為了達成啟蒙運動的目標：一群理性的公民，一個理性的社會。當時的社會因此思潮，產生了支持圖書館建立的下列社會信仰：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發揮能力，只要給與機會，每個人都可以達成自己的理想；所有人都具有無限的理性能力，而且每一個人都具有獲得知識的潛力。就是普通人，只要透過教育與閱讀，都能獲得科學與其他的知識。如果每個人能發展內在的能力，社會的不斷進步將可以確保。^{⑧⑨}

由此來看，啟蒙運動的理想驅使當時人意欲進行全民教育來提升民眾，而又因為都市化與工業化產生的社會問題，他們也想藉著教育機構的設立來教化民眾，以解決社會問題。這些動機營造了一種需要圖書館的社會力量，在這一種社會力量的驅使下，圖書館的出現只是早晚的問題。

貳、後現代社會的現象

史壯柏格指出，啟蒙運動乃是一個建立在理性的信心的時代，而且是對科學的一種信心。^⑩依照這樣的想法，科學是全知全能的。啟蒙主義者相信透過理性的思考，可以讓我們解除蒙昧，使人類永遠不斷地進步，讓

社會更祥和。然而，二十世紀中期，卻發現現代社會出現了一個二律背反的情況：雖然啟蒙運動者高張理性主義的旗幟，將理性奉為學術領域的霸主，而且冀望理性能將人們從專制的恐懼中拯救出來。諷刺的是，經過啟蒙的地球無處不散發著災難，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禍即是一個著例。人們追求理性、進步和自由，卻陷入毀滅的境地。^①

這樣的結果，讓人開始懷疑啟蒙和理性的合法性與權威性。經過觀察，才發現有二種啟蒙精神在影響著人類社會：一種是以人類精神的提升為主要目的，力圖改善人類被奴役的狀態，而趨向理想之境的人文理性。一種是強調計算，相信以度量可以釐定世界，並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早期的啟蒙主義者統合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並表現在對人類的自由、理性、社會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追求上。然而，二十世紀以來，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不僅打破二者的和諧統一，更導致以科技為主導的科技理性。在科技理性主導的現代社會中，標準化、工具化、操作化、整體化和精確性乃是唯一的標準，人文理性已被貶斥到不明的角落，因而造成技術統治的冷冰冰非人化傾向。換句話說，人利用科技所創造的東西，卻反過來控制了人，作為主體的人反而被異化了。也因此，二十世紀中期的批判主義者(Critical thinker)才感傷地指出，通過啟蒙，人雖然遠離蒙昧，但在現代社會中，卻又陷入工具理性的宰制之中。^②

這樣的結果，乃是後現代主義興起的主要背景。後現代主義的興起，是對啟蒙主義的社會知識模式的挑戰，更對下列啟蒙主義的思想提出深深的質疑：

- (1) 我們可以獲得社會的理性化知識。
- (2) 這些理性化的知識是全知、累聚、而且是不斷進步的。
- (3) 這樣的知識具普遍性而且是客觀的。
- (4) 這些知識與意識形態、宗教、常識、迷信、偏見比起來，不只有所不同，而且比他們更佳。
- (5) 這些知識一旦被確立，即能引導精神的解放與社會的進步。^③

這種反現代的思潮具體化在行動時，則是表現在反對啟蒙運動對科學、技術及理性的信仰。換句話說，後現代主義強調割裂、片斷與不連續，寧棄一致性以就差異。不贊成所謂的普遍性解釋，強調由社會環境與詮釋團體的角度來分析，鼓勵由地區性或局部性來了解現象。也因此，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思想以一致性的口氣，為其他弱勢團體言說的帝國主義。強調語言的零碎性與不穩定性，認為時間的連續性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即時的效應。精英文化已經式微，取而代之的則是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

採取建構的觀點，支持不同的群體，例如年輕人與其他族群團體，以消費文化與時尚來建構他們自己的認同感，發展自己的次文化。^⑭

比較而言，王岳川指出，那種自啟蒙運動以來去異求同的整體性觀念，尋找一種馭萬為一、把握現象世界的本體論的想法，在新解釋學和解構哲學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興起以後，遭到了空前的質疑。在走向後現代的歷程中，哲學已失去其為科學、道德、宗教和藝術尋找永恆性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的角色。認為可以找到一門具有根本性問題的超級科學，也變成不再可信；而所謂人類的思想和藝術實踐中仍存在著第一原理的想法，已顯得相當荒誕而可笑。^⑮

叁、後現代社會對圖書資訊服務的衝擊

後現代狀況其實反應出當代社會改變的不同面向，不可否認地，後現代也影響了圖書資訊服務的發展。筆者不斷在思考這些影響的層面，但在本文中，只想提出經典作品的解構及知識數位化的衝擊二點來討論。

一、經典作品的解構

誠如前面所述，在後現代社會的情境中，追求的是即時的效應，結果則是深度的消失。支持年輕人與其他族群團體，以消費文化與時尚來建構他們自己的認同感，發展自己的次文化。因此，精英文化的影響已經式微，取而代之的則是大眾文化。

如果我們將場景拉到臺灣，由文化的層面來看，漫畫的受到喜愛與「恆述看橫豎人生」的走紅即是後現代的表現。以漫畫來說，以前幾乎是無法走入主流市場的，但現在卻蔚為風潮，更進駐大學圖書館^⑯。而漫畫拍成影集，在電視上播映，更是影響廣大。以恆述來說，她所表述的方式，對正統佛教而言，是無法被接受的。但對廣大的社會大眾，這卻是他們可以喜愛的大眾文化。這一些無不是在顛覆精英文化的產品，走向大眾文化的消費主義。

這樣的結果，在圖書館界而言，最大的挑戰即是圖書館傳統所定義的好書或經典作品。

圖書館設立的主要原因，是在使提供的館藏文獻，讓民眾(不管是那一群特定的民眾)有可能使用。這樣的理念更擴及到文化與社會改變的大環境觀點，依照這個觀點，社會及文化的變遷，是透過個人吸收系統化的社會知識而完成的，而這些社會知識則是透過圖書館所收集的文獻來傳遞。^⑰這種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觀念，如前所述，其實導源於啟蒙運動及19世

紀社會進步的理想。而社會提升與進步的理念，則與西方依靠文化記錄，促成社會與個人進步的觀念密切結合。基於這些假定，這個典範認為文字記錄的使用，與社會進步有直接的相關。這種相關不僅是一般文獻的使用而已，而且必須奠基於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的基礎之上。¹⁸

這樣的理念其實是圖書館員的信條。Wiegand以研究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歷史為例指出，美國圖書館學會的歷史，其實是環繞著以「最少的經費，買最好的書，給最大多數的讀者」這一個信條而發展的。¹⁹美國圖書館學會的主導者確信「好的讀物」，或更確切的說「最好的讀物」可以改善個性與行為、促進物質的進步及文化的提升、減低社會衝突、與保持社會的秩序。而對如何分辨什麼是好書，這些主導者們下意識地認為，有品味有教養的人，從內在上就能分辨出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同屬於社經的階層，他們認為選擇的標準是很自然地產生，沒有什麼好談的。²⁰

這樣的想法，在後現代社會中，則是讀者反應批評理論所極力挑戰的。三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後期的權威作品的維護者，認為作者是不死的，更強調文本的客觀性、自足性和有機整體性，一直針對文本進行形式主義的和「內在」的研究。讀者反應批評則不承認文本的客觀存在，強調讀者和閱讀行為在構造文學意義與價值方面的優先地位。²¹Barthes更宣佈作者的死亡與讀者的興起，Barthes的名言就是：「讀者誕生的代價即是作者的死亡。」(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²²

Barthes主要是以作品(work)與文本(text)的分別，來說明他的論點。這二者的最大差別在於，作品是已經被書寫完成的具體成果，它可以被眼睛看見，被手觸摸，因此作品可以從書店、圖書館、或課堂的指定讀物中被接觸到。從解釋上的角度來看，作品是封閉的，它執著於固定的意義。²³相反地，文本的時間則是永遠在流動，不會停留在任何一點，而且只有在活動中可以被經驗到。在解釋上，文本是開放的，能不斷地創造並衍生不同的意義。也因為意義可以不停地被創造，因而也沒有所謂的最終意義。換句話說，它的意指可以無限推衍、而且是非中心、沒有終結的。由此來看，文本是一本我們永遠都無法讀完的書，不能用平常的規則及傳統來看它，也不能依照文體來加以歸類。²⁴

Barthes指出文本是多重面向空間中，不同作品的衝擊與整合，它穿過一篇或甚至多篇作品，自不同文化中結合而成，進行相互的對話與爭執，其中並沒有任何原創性的內容。但不管如何，這些多元作品的核心焦點

都是讀者，而並不是作者。前此的文學批評從未注意過讀者，對他們而言，作者是文學中的唯一人類。²⁵日常文化中所發現的文學影像，很霸權地集中在作者這個人、他的生活、他的品味、他的熱情。²⁶Barthes覺得給文本一個作者等於對文本進行限制，也是作品的關閉。²⁷

這樣的批評也可以在Fish的評論中找到。在讀者批評理論出現之前，形式主義認為字句的意義不會受到個人意向或情境的影響，意義就存在於字句中。因此文學作品一定有其「真正的意義」，等待讀者去發掘。如果讀者不能掌握作品的真正意義，那是他們的努力不夠。最有能力抓住真正意義的當然是評論家與老師等專業人士；詮釋如果有了爭議，應該由專業人士來客觀地點出真正的意義，讀者則僅能虛心的接受。²⁸

Fish則認為作品的意義不在字句，而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中，而且句子必須放在閱讀的脈絡中了解。讀者並不是對作品的真正意義作出詮釋的反應，讀者的感受就是作品的意義。²⁹另外，傳統的看法認為作者的風格，是固定在作品中的客觀特質，因此常計量作者的用字，用以說明他們的風格。這種做法漠視讀者的存在，Fish認為讀者的動機及期望，才是感受的根基，風格之所歸依，而且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的原因。³⁰

Fish最後發展出新實用主義的觀點，以反對形式主義及本質主義。Fish不認為事物具備任何客觀的形式及內在的特質，事物的意義必須從現實的場合與社會脈絡中尋找，他也不認為我們能找到客觀而正確的答案，及永恆不變的真理。他認為個人的偏好與興趣都有它的社會根源，這個社會並沒有真正屬於個人的事物，個人永遠是社會群體的產物。由這個觀點來看，Fish指出文學並不是歷經人類千錘百鍊的精華遺產，作品本身不應該有什麼永恆的內在特質。因而，如果讀者對文學作品有奇怪的反應與感受，不能被視為是錯誤的詮釋，相反地，它正是反應讀者個人的關切及期望。³¹

Fish因而提出「詮釋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的概念。詮釋社群是指社會因為分工而產生不同的社會階層，相同社會階層的人往往共享類似的世界觀。透過這個共同分享的世界觀，對事物的詮釋也常會產生相似的看法。³²而且每個人又同屬多個不同的詮釋社群(如批判理論者、社會主義者、老師、家長、女性主義、反核四等)，在不同的場合，因為不同詮釋社群在影響，我們即會採取不同的詮釋策略。就Fish來說，是詮釋社群在形塑我們，使我們能在共同的世界觀下彼此溝通。社群的詮釋規範了我們所了解的世界，只有按照社群的詮釋規則來互動，才有可能彼此被了解。因此，我們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都是在某些社群的世界觀中

運作。³³

應用在學校教學時，新實用主義的觀點不認為學生是一塊白板，等著被印上不朽的句子，也不認為所有學生會對同一作品產生一致化的反應。相反地，學生來自不同家庭背景，形塑於不同的社會環境，他們帶著不同的興趣與傾向來學校，因而如果學生對事物的反應有任何不一致，那本來就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是被允許及應該被鼓勵的。³⁴因此，從文學教育的層面來看，Fish不再認為學生的學習必須從權威作品中，挖掘內在的意義及尋找永恆的真理。也不接受學生的心靈是一無所知，所以才需要權威作者的權威作品來啟發的說法。³⁵

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出現，不管是自學生，或自教師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來傳統圖書館所強調的「經典作品」或所謂的「最好的讀物」，都已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說法，其實意涵著，只要讀者喜歡的都是好的作品，只要讀者願意打開的任何書本，都是對他有意義的讀物。事實上，西方有些研究已陸續證明這些發展；以Radway針對閱讀羅曼史的婦女所進行的研究而言，羅曼史可以幫助這些婦女達到「逃避」(escape)的作用，這是經典作品衛護者所無法接受，也是過去圖書館員所難以想像的：這些羅曼史的讀者，閱讀的目的不在提升，不在精神上的超越。相反地，這些作品讓他們能走入異時空，忘記眼前所遭受的壓抑與不快。精英份子會認為「逃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但對這些每天為了瑣事費心的婦女而言，這一些顯然是忘憂的良藥。³⁶

這樣的想法理應對圖書館的館藏發展有所衝擊。我們是否應該破除精英文化的迷思，讓後現代的回歸後現代？在我們的圖書館館藏中，羅曼史、武俠小說、漫畫書是不是應該給他們一些地位？尤其針對大學生的軟性讀物而言，圖書館有必要調整前此評判好書的標準，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反應新新人類的閱讀需求。

二、知識數位化的衝擊

後現代狀況對圖書資訊服務的第二個影響，出現在知識數位化的衝擊上。

後現代主義大將Lyotard指出，當社會進入後工業時代，文化進入了我們所謂的後現代時，知識的地位即發生了改變。此一轉變，至少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即已形成。Lyotard指出，因為資訊處理設備的滋長，已經而且將繼續對知識的流通產生影響。知識的本質在這種環境之下，如果不改變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只有將知識轉換成可以數位化的資訊，才能透過各種資訊管道，使資訊成為可操作與運用的資源。Lyotard並預言，任何無

法如此轉換的知識，都會被拋棄。而研究結果可否轉換成電腦語言，也將是未來任何研究能否發展的主導力量。因此，今後的知識製造者與使用者，都須具備將知識轉換成電腦語言的方法與技巧。³⁷ Lyotard 更指出，因為學術知識已可以轉換成電腦語言，傳統老師的地位將被資料庫所取代，教學則可委託予連結傳統資料庫(如圖書館等)與電腦資料庫的機器，讓學生在終端機前隨時學習。但教學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功能，學生仍必須有人教導他們：不是內容的傳授，而是終端機使用的教導。³⁸

依照Lyotard所提出來的論點，知識的數位化，不僅將對知識的散播產生革命性的影響，而且更將影響教師的未來。任何無法數位化的知識，將因為傳輸的問題而影響學門的發展。知識的數位化，更將使教師這個工作，由電腦資料庫所取代。在後現代，如果還有教導，只剩下教導學生如何透過終端機獲取知識而已。

Lyotard針對教師將消失的論點，也意味著大學的終結。這樣的說法其實已屢見不鮮，如Noam在1995年也指出因為電傳科技(廣播、電纜、網際網路，與全球資訊網)的進展，已使大學即將變成恐龍。Noam主要是認為大學傳統的三個功能：知識的創造、儲存與傳輸，已逐漸被電傳網路所僭取。³⁹

這樣的預測能否實現，只有時間能證明。但在未被驗證之前，這樣的論點已引發不少的爭論。大學真的會被終結嗎？Tehranian 就不認為這樣的日子會來臨。他指出，大學有另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學習的功能，是網路所無法取代的。⁴⁰除了少部份比較特殊的學生以外，進入大學的大部份學生，都需要透過教師逐步地引導他們走入每一學門的殿堂。這也是Shera所談，所謂「教育」乃是「to lead forth」的原因：將學生從已知引進至其他未知的境域。⁴¹這樣的「帶領」功夫，是教師花了不少時間在學門的知識領域中批砂鍊金所陶冶出來的，也因此才能將精鍊化的知識，以教學與重要文獻的結合，在大學的訓練中逐步地教給學生。網路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嗎？沒有學校與教師結合的環境，沒有同儕團體的壓力，有多少學生能引發動機，從網路獲取所需的知識？如果網路可以達到這樣的功能，傳統的圖書館早已達成這樣的使命了。圖書館所蒐藏的難道不是人類知識的結晶？但有多少人是透過圖書館獲取其他人必須從學校學習的知識？更何況學校所傳授的並不只是知識，學校也在形塑學生的人格、學生的道德情操。網路可以取代這樣的功能嗎？

但在另一方面，Lyotard所言知識的數位化，確實已對圖書資訊服務產生鉅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體現在知識儲存媒體的改變上。傳

統圖書館所儲存的媒體以紙本式媒體為主，但在知識數位化的後現代社會裡，我們可以預見的則是多元媒體的展現。在可見的未來，圖書館的部份出版品(尤其是參考書、期刊)將會逐漸被電子出版的形式所取代，而網路資源也將變成圖書館所不能忽略的資訊來源。

然而在我們進行這樣的預測時，有幾點限制恐怕是我們所必須仔細思索的：

一、並非所有人類的出版品都會電子化。除了部份珍善本古籍因為保存的需求有可能電子化以外，早期出版的書籍的電子化恐怕是一個困難度很高的工作。由誰來作？有沒有版權的問題？

二、如果第一點的論點被接受的話，所謂的虛擬圖書館必須看那一種類型圖書館而定。愈是專門化、愈小的科技類圖書館，虛擬化的可能性愈高。對一個擁有百萬館藏以上的大學圖書館而言，所謂的虛擬，其實只是在玩文字遊戲而已。

三、網路並無法提供研究人員所需的所有資訊。網路全文文獻恐怕仍以最新的出版品最有可能，而且仍是以發表篇幅較短論文的期刊比較容易被接受。張庭國教授三月初於國家圖書館與筆者碰到閒聊時，即提到「莎士比亞全集」已經上網，可是誰會喜歡在網路上讀莎士比亞的劇本？而如果以印表機印下來，將會多厚？還不如去買一本紙本式的，還更耐看，還更精美。再舉個例子，有誰喜歡在網絡上看「戰爭與和平」？這樣的例子，在人文方面實是舉不勝舉。

四、而最重要的，使用者的需求與習慣恐怕是我們所必須考慮的。事實上部份研究已陸續指出，研究人員本身並不預期紙張式出版品的消失，反而是電腦中心人員及圖書館員認為紙張式出版品將會在不久的將來終結⁴²。圖書館員為何老是喜歡隨著未來學者起舞，而不踏實地去了解使用者的真正需求，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由上面的分析，後現代社會下的圖書資訊服務有必要重新作一些思考與反省：

一、圖書資訊人員有必要從研究人員的眼光來看資訊蒐集的行為，而不是從工具的角度來看使用者。我們必須試著回答下列一些問題：網路資源真的能取代多少研究人員的資訊需求？對那一些學門的研究人員？針對那些問題？針對那些資訊？只有如此了解，才能跳開網路的迷思，重新尋回我們的定位。

二、如果研究人員並未打算棄紙張形式的出版品而去，傳統圖書館這個機構還是有其存在的機制。對筆者而言，我並不擔心大學圖書館會消失

，因為大學圖書館提供研究性資源的功能是無法被取代的。Wiegand曾指出，作為一個機構，圖書館至少有二種貢獻：只要圖書館存在，它即能提供人類解決各種問題的歷史記錄，它保存的永遠是最後的答案。另外，圖書館也是出版品(尤其是學術出版品，例如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的主要收藏者，因為圖書館的消費使得學者的出版有可能，而學院教師也能因此收藏來傳承文化的結晶予下一代。⁴⁵

筆者比較擔心的反而是，在後現代的臺灣社會中，我們當前的服務方式是否能滿足使用者的需求的問題。舉例而言，面對大量歸國學人回臺任教，我們的新舊館藏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嗎？如果無法滿足，該如何解決？也許圖書館員會認為網路可以幫很大的忙，但網路縱然方便，在告知文獻館藏地方面或有很大的幫助，但文獻的可獲得性仍將是個問題。最近，我的研究焦點轉向智庫(think tank)的探討，然而擺在眼前的卻是，透過書後引文找到的參考文獻，卻常常無法自國內的館藏中獲得所需的資料。我肯定網路可以告訴我那一個美國的大學藏有我要的書刊，但對我這個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來說，我什麼時候才拿得到？

這樣的例子，在我教學與研究的經歷中不知碰到凡幾，我常常必須接受發展中國家資訊不足的窘境，常常必須學習讓我的部份研究先擱在一旁；等待原件，已變成我在臺灣研究時所必須忍受的功課。而付錢給臺灣的代理商，幫我向大英圖書館影印期刊論文更是家常便飯。來自圖書館界，我常常不敢過份苛求！但拿不到我要的資訊仍然是一件事實。我常望網興嘆，因為我要的還是沒有，可以獲取的我又常覺付不起！月前，我上網看到大英百科全書的網站，它要我註冊，並給我七天的試用期，七天後則要我開始付費。但在圖書館內，我則可以無限期的免費使用。如果未來的圖書真的虛擬化，而且透過網路可以提供我所要的大部份資訊時，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我倒樂於要求圖書館將預算平均分攤給所有的使用者，我就可以將我分到的那一部份，用來支付從網路獲取資訊的花費了。

三、其實不管媒體如何改變，媒體裡面的知識或資訊內涵，才是我們所應該關心的。在後現代社會裡，研究人員的資訊需求不會因為網路的來臨有所改變。他們仍需要具quality的資訊，他們仍需要有人為他們蒐集、整理、分析。而這是圖書資訊人員經過百年的發展所累積下來的技能，不會因為電腦的興起而就此消失的。我們必須常常問自己，圖書館員在目前服務的形態以外，能否進行更高層次的資訊服務工作，讓研究人員肯定我們？例如述評(review literature)這種文獻，對研究人員掌握研究現況、蒐集資料方面極有幫助，圖書資訊人員其實是可以努力掌握的。這種述評

的掌握再加上專題選粹服務的推行，在大學圖書館支援研究方面是值得積極開發的。對我個人而言，我非常期待這樣的服務。但我們的大學圖書館有否想嘗試看看？網路的出現或許也是我們嘗試的新機會吧！

四、圖書館員面對當前網路的發燒現象，似乎有種趨勢，認為網路裡有任何人所需要的任何資訊。但我常覺得這樣的想法，會不會落入圖書館員「自己認為」的「任何人所需要的任何資訊」？學術社群所定義出來的 **quality information**，我們了解有多少？**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之所以能夠生存並獲利，就是站在這種 **quality information** 的分析上。網路又提供了多少研究人員所需的 **quality information**？而且上述的說法是圖書資訊人員自己上網所得到的推論結果？還是真的透過使用者資訊蒐集行為的實證觀察讓我們如此的宣稱？

我們只有從這樣來了解，才能在後現代中走出服務的新方向。畢竟，我們不能再以「現代社會」的想法來進行「後現代狀況」下的服務，我們不能再以普遍性的眼光，冀望以一致性的作法來服務我們多樣化的讀者需求。我們只有透過這樣的了解，才能在網路中披砂鍊金，篩選具 **quality** 的資訊提供給我們的使用者使用，也才能使網路回到它所應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即能了解近來圖書館與電算中心該不該整合的爭議所引發的危機感⁴⁴，其實代表我們在這一次資訊狂潮中失去自我的寫照。電腦人員與圖書館員在電腦作為工具 (**means**) 或目的 (**ends**) 上有著截然不同的角度。對電腦人員而言，電腦是目的，但對圖書館員而言，電腦應該只是工具，它的目的是在幫我們將 **quality information** 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給所需要的使用者。電算中心的人員對圖書館所收藏的文獻了解有多少？電算中心的人員知道什麼是 **quality information** 嗎？他們知道這些 **quality information** 對研究人員的重要性嗎？而且這些理工背景的電腦人員能滿足人文及社會學者的資訊需求嗎？果真那一天圖書館由電算中心來主導，如果館藏政策的變動太大，或許理工學者不會抗議，但弱勢的人文學者的聲音是不可能會太低的。

肆、結 論

其實我們已經聽了太多未來學者的預測，我們也看了太多官方要我們搭上的網路熱潮的宣傳。記得十年以前，臺灣在鼓勵尋產業界及政府機構走向辦公室自動化 (**office automation**) 時，其中一個訴求就是自動化可以減少紙張的浪費。但十年後的今天，這已經變成大家的笑話。而1982年日

本第五代電腦計劃的推出，更讓1980年代的人類預測人工智慧時代不日的到來。但第五代電腦如今安在？而那些樂觀的未來學者如今又該如何自圓其說？

作為圖書資訊學界的一份子，會常常有一種兩難的感覺。一方面，作為一個研究人員，透過自己的經驗，觀察同事及朋友的例證，覺得研究人員的資訊需求其實很穩定，沒有太大的變化。大部份的老師仍在介購圖書，仍仰賴期刊甚深。但另一方面，卻又看到圖書館員在新科技浪潮中奮力上游的影子。我深深為這樣的落差而難過，到底問題是出在我們？還是研究人員的反應太慢了？如果要我舉更有名的例子，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有一位統派的大將王曉波教授，他目前還是不會用電腦，我也不預期他在退休前能學會使用電腦。但他的資訊需求甚多，以圖書館員而言，我們是該訓練他會自己上網？還是我們可以給他傳統的服務？而像王曉波教授的人文學者有多少？

對自己來說，後現代社會的衝擊，並未對我的資訊蒐尋行為有太多的改變。我仍然很少上網，但我的資訊需求有日無增。我仍然依賴圖書館的期刊與圖書甚多，我仍然常常逛專門主題的書店(如雙葉書廊、唐山出版社、書林書局、時英出版社等)。我對圖書館的館藏及服務仍然不滿意，而這些不滿意並不是網路所能解決的。我所需要的西方文獻橫跨幾十年，但常常發現國內的館藏一超過七0年代就多半要自求多福。這樣的需求，我並不寄望網路能夠提供。

這樣的差異，Lyotard曾明示過。Lyotard將知識分成科學性知識 (scientific knowledge) 與敘事性知識 (narrative knowledge)，所謂敘事性知識即是人文學者所論辯的知識，它的模式與科學知識的模式有著大大的不同。我們可以發覺，大部份科學性知識或可透過網路傳輸或獲取，但敘事性知識的長度、它所進行的論辯模式，恐非網路所可能取代的。⁴⁵

其實我覺得圖書館員雖然是自文學院畢業，但卻常以工具性的腦筋在思考。因此很容易從工具、系統的角度來運作，反而不會自我們所服務對象的使用者這方面來思考。在工具上，我們常常跑得比使用者還快，但在服務上是不是因此就讓使用者更滿意？我們有答案嗎？

Wiegand在主編1996年第45卷第1期的Library Trends中曾這麼說過：

Sometimes I worry about the profession. From my perspective, there seems to be a tendency to insulate ourselves from new ideas that are driving the intellectual world to which we are connected. Perhaps worse, within the profession we have

evolved a unique discourse with a logic of its own that outsiders often find unpersuasive⁴⁶

引發Wiegand如此感受的，乃是ALA官方出版品American Libraries所刊載的一篇文章「12 Ways Libraries are Good for the Country」。Wiegand批評，不論從歷史的角度、前此研究調查的結果，還是從女性主義、東方主義論者的眼光來看，這一些圖書資訊學界言宣的論說幾乎很少能站得住腳的。但圖書資訊學界卻永遠不缺這些喊口號的文章，彷彿我們自己喊一喊就可以成真了。

這似乎指明圖書資訊學界缺乏論辯與質疑的風氣。事實上對資訊科技及資訊社會烏托邦的批評已經不少，但圖書資訊學界似乎永遠只看到光明面，而看不到另一層我們必須小心的。後現代另一位大將Jameson即對資訊世紀的到來有著另一層的憂慮：他告誡我們，如果全球性的私人公司，獨霸了所有資訊系統之後，世界將淪入悲慘不堪的境地。認為網路可以變成資訊地球村，可以讓所有人自由地獲取資訊的我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嗎？而更嚴重地，我們無法期望資訊獨霸會因為一群精英份子的自覺而獲得改善。Jameson認為，到了那時，只有透過純粹政治上的行動，才能對此一資訊獨霸的局面，有所解決。⁴⁷

圖書資訊學界可能無法想像，只要圖書館尚存在一天，這種獨霸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但如果虛擬圖書館真的成形，也許有一天這種日子將會成真吧！

附 註

①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臺北：淑馨，1992）：8。

②同上，頁3。

③Peter Hamilt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s.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18-69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1992): 21-22.

④管士，「啟蒙思想」，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 II（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679。

⑤C. Hugn Holman,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Indianapolis, Indiana: Bobbs-Merrill Co., 1972): 192-3.

⑥Edward McNall Burns, Robert E. Lerner, and Standish Meacham,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10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635.

⑦Jesse H. Shera, "On the Value of Library History," in *Reader 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ed. Michael H. Harris (Washington, D.C.: Microcard Editions, 1971): 9

- ⑧ Oliver Garceau, *The Public Library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9): 12-13.
- ⑨ Robert Ellis Lee,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Adults through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1833-1964*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6): 2.
- ⑩ 史壯柏格 (Roland N. Stromberg) 著，蔡仲章譯，*近代西方思想史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82)：288。
- ⑪ 同①，頁145。
- ⑫ 同①，頁146。
- ⑬ Gregor McLennan,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visited,"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s. Stuart Hall, Davie Held and Tony McGrew, 328-377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1992): 330.
- ⑭ Kenneth Thompson, "Social Pluralism and Post-modernity," 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s. Stuart Hall, Davie Held and Tony McGrew, 222-271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1992): 229-230.
- ⑮ 同①，頁9。
- ⑯ 請參考中時晚報，民86年12月27日針對漫畫書進駐世新圖書館的介紹。
- ⑰ Francis L. Miks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wo Paradigms," in *Concep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ds. Pertti Vakkari and Blaise Cronin, 229-252 (London: Taylor Graham, 1992), 231.
- ⑱ 同上註，頁236-7.
- ⑲ Wayne A. Wiegand, *The Politics of an Emerging Profession: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876-1917*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230.
- ⑳ 同上註，頁231.
- ㉑ 伊麗莎白·費洛恩德 (Eliz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 (The Return of the Reader)* (板橋：駱駝，民83年)：38-9.
- ㉒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ed. David Lodge, 167-172 (London: Longman, 1988): 172.
- ㉓ 羅蘭巴特，「從作品到本文」，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朱耀偉編譯，頁15-23 (板橋：駱駝出版社，民81年)：16-21。
- ㉔ 孫小玉，「解鈴？繫鈴？——羅蘭巴特」，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呂正惠主編，頁78-103 (臺北：正中書局，民80年)：91-92；

羅蘭Barthes, 「從作品到本文」, 16-21。

- 25 同註22, 頁170-1.
- 26 同上註, 頁168.
- 27 同上註, 頁171.
- 28 何春蕤, 「多元開放的文學教室——史丹利、費許的務實作風,」在**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 呂正惠主編, 頁182-204 (臺北：正中書局, 民80年): 186。
- 29 同上註, 頁186-8。
- 30 同上註, 頁192-3。
- 31 同上註, 頁193-5。
- 32 同上註, 頁195-6。
- 33 同上註, 頁196。
- 34 同上註, 頁198-9。
- 35 同上註, 頁201。
- 36 Janice A.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 37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3-4.
- 38 同上註, 頁50.
- 39 E. M. Noam, "Electronics and the Dim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Science* 270 (1995): 247-249.
- 40 Majid Tehranian, "The End of University,"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1996): 444.
- 41 Jesse H. Shera, "On the Value of Library History," in *Reader in American Library History*, ed. Michael H. Harris, 5-13 (Washington, D.C.: Microcard Editions, 1971): 10.
- 42 Mary Reiche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eeds in 2001: Perceptions of Faculty. A Case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1992): 228.
- 43 Wayne A. Wiegand, "The Role of the Library in American History," in *Bowker Annual of Library and Book Trade Information*, 33rd ed. Ed. Filomena Simora (New York: R. R. Bowker, 1988): 75.
- 44 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分合問題的爭論可參見**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第56期 (民85年6月): 1-32。其中包括：廖又生, 「大學裡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分

合問題探討」、梁朝雲，「希望工程在元智一談大學資訊服務的組織變革」、丁崑健，「我對圖書館與電算中心合併的看法」等三篇論文。

④⑤同註③⑦，頁18-26.

④⑥Wayne A. Wiegand, "Introduction," *Library Trends* 45 (Summer 1996): 1.

④⑦Fredric Jameson, "Foreword," in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by Jean-Francois Lyotar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xx.